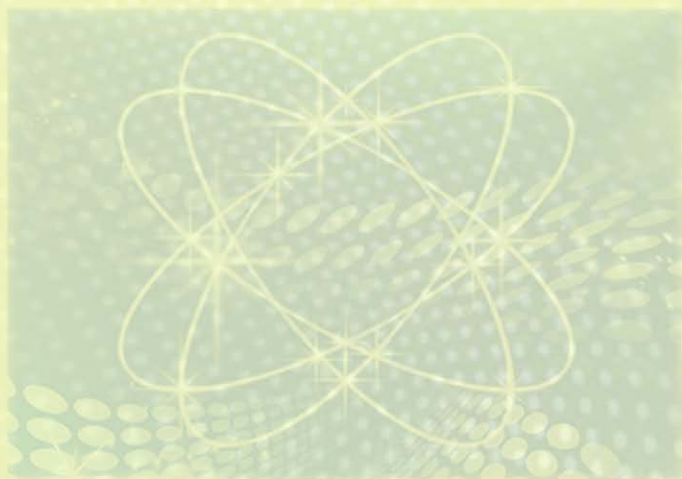


爱国与善行



目 录

- 001 父亲、我和香瓜
- 005 祖母与小根菜
- 009 冰天雪地送舅母
- 022 二表哥姜贵忠之死
- 029 生命的长宽高
- 032 新四军战士肖大伯
- 034 致张行湘书记
- 036 向潘利国致敬
- 047 小六子和他的四个垃圾箱
- 049 小丹之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及解决方法
——吾悲失路之人

- 061 小丹之生存现状调查报告二
——你为什么是穷人？
- 073 论慈善
- 076 实业报国，善行天下
- 077 善良和温柔的力量
- 081 改变习惯的力量
- 085 快乐的理由
- 087 坚强
- 089 梦想
- 091 信任与假货
- 093 落花有意，流水亦有情
- 096 小事决定命运
- 098 距离能否产生美
- 101 失败在于过于追求完美
- 104 什么是愉快的生活
- 105 肥胖的思索
- 106 参观鲁迅故居及纪念馆之感
- 109 和潘利国同志心绪经典
- 111 文艺工作者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114 死了 死了
- 120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 124 物质生活与灵魂生活应同步
- 127 失约与失落
- 129 退休与等死
- 133 丧父母之痛之思索
- 134 留一手
——介绍朋友之误
- 136 比太阳还温暖的笑容
- 140 失落的南湖的六弦琴声
- 146 獐岛之恋
- 152 鸭绿江之恋
- 154 黑色的山
- 156 猪和我心情都不怎么好
- 165 母鸡们的命运
- 168 与哈巴狗对话
- 169 致蚊子
- 171 与蚊子大战

- 173 大爱与责任
——感知感激感恩与行动
- 182 代王澈忏悔
- 184 别人的看法你不必太在意
- 185 厚黑学不足取
- 186 我是谁
- 189 我就是个战士
- 190 贺女儿保研
- 191 贺中国首艘航母入列

父亲、我和香瓜

香瓜是我一生中最爱的水果，因为香瓜与我对父亲的回忆是连在一起的。

小的时候，我住的地方没有托儿所，父亲一方面不放心姐姐们带我，另一方面为了让我长见识，就带着我出差。

次数最多的是老家清原县。我父亲是供销社的采购员，那是各种物资都紧缺的上世纪70年代初，清原县盛产木材，父亲通过关系搞到木材，这在当时是极紧缺的物资。他代表供销社去运回，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马路也不宽，100多公里的距离。去清原的路需要经过红旗岭，这是最险要的一段路，有许多胳膊肘弯，路窄得只能容下两辆汽车错车，但这条路风景很优美，特别是满眼绿色，最吸引我的是路边有好几处香瓜地，那是当地出身好的农民才被允许种的，那时

没有农药、化肥、添加剂之类的东西，“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成熟季节，半里地外就能闻到香瓜的香味，如果是刮风天，香瓜的香气会传得更远，更远。我一闻到香瓜味，就高兴得跳起来，就盼着快点到香瓜地。到了香瓜地，父亲会让司机靠边停车，到地里自选自采香瓜，瓜连着秧，圆滚滚的，深绿色的，叫大青瓜，皮挺厚，瓜瓢是深黄色的。父亲弯下他高大的身躯，认真地弹着他认为成熟的香瓜。他教我如何鉴别熟瓜和生瓜。一从秧上看，成熟了的香瓜秧一般都有些泛黄。二是看个头，个别情况下个小的也有早熟的。三是看色泽，成熟的香瓜外表泛黄色。四比轻重，用手一掂，同样大小的香瓜，哪个体轻哪个就熟透了。父亲告诉我，只有在瓜地才能真正吃到上好的香瓜，因为瓜农采摘的都是八分熟的瓜，到市场还有路途、时间，如果把十分熟的香瓜运往市场，未等到地方就会倒瓢子（即瓜烂了）。第五是弹，清脆悦耳声音的为熟瓜，离核了，中间有间隔，所以能听到清脆的回音。如果声音是很闷混沌的那种，是不成的，瓢还没有离核。第六是闻，成熟的香瓜香气外溢。我写这篇文章时，已时隔三十多年，我仍然用父亲教给我的

方法挑香瓜，屡试屡灵，比瓜农都老到呢。

香瓜是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们能吃到的买得起的最好的水果了，也就是八九分钱一个。我用土筐装回父亲逐个挑选的大香瓜，照例是最好吃的先分给司机和装卸工，我后吃，并且拣小的，照例是我父亲付钱请大家的客，大家吃得肚子像滚圆的香瓜，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满意的笑容。这应该是我一生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充满幸福的日子，父亲把他的爱给了他的子女们及同行者。

整个暑假，我都能去好几次香瓜地呢，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满目的青山，山坡上沙土地里南方阁楼似的香瓜棚；忘不掉卖香瓜的瓜农头上的遮阳的斗笠，忘不掉我父亲总在我身后喊“孩子，慢点跑，别踩坏了瓜秧”；忘不掉我父亲总告诉我把香瓜籽甩在大地里，肯定能长秧，也说不定还能吃一茬呢。

香瓜一到家，哥哥姐姐全都欢欣雀跃，各自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香瓜，也把父亲的爱铭刻于心。

父爱、香瓜、欢乐的时光构成了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已定格在我脑海里，我几乎天天想念我的父亲。香瓜至今并且也一定是以后毕生都是我最爱吃的

水果，只要看到香瓜，我就不愿迈步，想到我父亲给我的那一份厚重的像香瓜地后面大山一样的情感，常常使我流泪。他是这个世界上不多的为了我好而对我好的人。

父亲离开我整整二十三年了，他走的时候，也是香瓜成熟的季节。瓜香依旧，慈父已永别，空留无尽的悲伤给我。

我爱父亲，我也依恋父亲，离开父亲的日子，我已是孤儿。但我不孤单，相信我父亲的灵魂始终在陪伴我，还有那些香气四溢的香瓜，也陪伴着我，我也陪伴着它们。父亲，我要告诉您，我现在有农场，能种很多很多香瓜，你的七个孩子加上后代天天都吃不完呢！而且我每到香瓜成熟的季节都会把瓜分给亲友，像您那样心中有他人。将来，在天堂我们重遇时，我要亲手为你和母亲种好多好多香瓜让你们吃个够，而不必总是给孩子们留下！

祖母与小根菜

在所有的野菜中，我最爱挖最爱吃的当数小根菜（也叫大头蒜），是受了我祖母贾孙氏的影响。

我幼时丧母，父亲把我寄养在祖母家。我祖母个头很高，大双眼皮，爱劳动，勤俭又整洁（我出生时，祖父就已去世多年，我从未见过祖父，甚至连一张相片也未留下，因而对祖父无任何印象）。奶奶守寡很早，独自养育了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依年龄大小分别是二姑、三姑、父亲、二叔、老姑、老叔（我不知道是否曾经有过大姑，父亲亦未提起过，现在只有老叔健在，86岁，其余人已谢世）。

祖母跟老叔老婶一起生活在抚顺市清原县南口前乡十八道岭村的一个大院子里。祖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嫁给我祖父时，光是嫁妆就陪送了十几马车，还不算土地。祖母从嫁给我祖父时，就很有地位。整

个大家庭在祖父、祖母的操持下，日子越过越好，地也越来越多，几乎半个村庄的土地都姓贾。我们整个大家庭一共百多口人，祖母是统帅，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妇女们轮流做饭，吃住都在一个大院子里，和睦、勤奋。我十一爷爷（我爷爷的胞弟）的儿子贾忠志跟八路军走了，他要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当时来了一个部队，三叔并不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有什么区别，就跟着走了，一去就是多年无音信。

有一天深夜，我祖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披衣下床，并未马上开门，站在门口问：“谁呀？”外面人说：“大妈，快开门，我是你儿忠志啊！”祖母赶忙开了门，我叔父贾忠志身着八路军军装，腰上别着两把手枪，身后跟着的警卫员牵着一匹高头大马。奶奶问：“你怎么回来了，快进屋。”我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对我说，当时我三叔屁股都没沾炕，急匆匆地对我祖母说：“马上要土改了，把家里所有的地都卖了，卖不出去就给人。”三叔是偷着从八路军的营房跑出来回家报信的，连夜便返回部队。祖母惊恐交加，来不及谢三叔，三叔的马蹄声已渐渐消失在寂静的山

林中。

第二天，祖母开始超低价卖土地，卖出了一部分，卖不出去的送了人，是连田契一块儿送的。自己家除了房屋外只留了够糊口的几亩地。之后很快就土改了，我家的成分划分中农，没有挨批斗、打倒；这样，祖母为了一家老老小小的生存，除了冬天外，其他三个季节都挖野菜。我不满四岁的时候就开始随着祖母到山上挖野菜了，挖得最多的是小根菜，小根菜除了冬天外，春、夏、秋都能挖，田间地头树根底下、山上，只要有土壤的地方，小根菜就能生长，不挑地，并且极易生长。春天时，山的北面还有积雪的时候，小根菜已冒出细嫩的小红芽，小红芽的上面连着去冬的干枯的茎，样子像草，需细心才能分辨。小根菜放点酸菜再加点肉包饺子最好吃了，但那时没肉可吃，祖母用苞米面和面烙合子吃。常常有讨饭的到我家，祖母会热情地像招待贵客一样让流浪的人吃饭，走时再给装上大半袋粮食送出去好远。我跟在祖母后面，送一捧小根菜给要饭的，我看到他哭着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我家。

我祖母以81岁高龄无疾而终，村里人都说她积了

大德。祖母的后代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这一方面是改革政策好，另一方面是祖母积德子孙受益吧。

小根菜，给我的回忆和联想实在太多太多！

冰天雪地送舅母

2012年12月23日凌晨12点9分，我的舅母以83岁高龄谢世。

我一直握住她的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地点是辽宁省清原县南口前乡北口前村所属的北腰卜村舅母的三儿子姜贵利家的厢房中，临终前，她是极其清楚地交了几件事：1. 要我二姐及我的表哥们照顾姜贵波——她唯一的女儿。2. 把放在大姐手中放贷的不到2万元钱送给姜贵波（舅母去世后，在二姐建议下，贵波把钱送给弟弟看病），3. 柜子中还有4000多元，送给照料她的三个孙媳。4. 指定穿七件装老衣服，并看着大家帮她把衣服全穿好。

这几件事都交代完后，她几次拔下插在鼻子中的氧气管，拒绝再输氧气，她嫌氧气管插在鼻子中不得劲儿。

舅母是我母亲的亲嫂子，我舅舅姜洪泰的妻子。1967年的立秋，我母亲姜洪芬去世，我刚满三周岁，我父亲经常出差，就把我送到姥姥家（姥爷已去世，我从未见过），姥姥跟我的舅舅、舅母在一起生活，那时姥姥已经71岁了，照料我的重担实际上落在了舅母身上。腰卜村向西8华里的十八道岭村是我的祖母和叔叔家，但相对而言，我更多的是住在姥家，因为姥姥脾气好，比奶奶对我好，奶奶总打我（奶奶心地善良，但她迷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等于我从三岁至六岁上小学时，大部分时间住在舅母家。之后小学至大学的寒暑假，我也是大部分时间去舅母家度过的。

我的舅母1.5米个头，矮且貌一般，没有文化，她三岁时丧失双亲，三岁时就做了我舅舅的童养媳，等于我姥姥把她养大，她嫁给我舅舅后，生育五儿一女。分别叫姜贵堂、姜贵忠（2012年3月2日因酗酒导致肝硬化去世）、姜贵利、姜贵群、姜贵波（女儿）、姜贵锋。她和我舅舅都给拉扯大并盖了房并娶妻生子，姜家在北腰卜村已有300多年的生活历史。我舅母一辈子勤俭持家，生活俭朴，她待人热情而善良。当时，我们家姊妹很多，每年都有多人住在舅家里，

又吃又穿的，那是极其困难的年代，家家粮食都挺紧，能吃饱肚子是不容易的，但舅母对这些外甥女、外甥从不吝啬。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生前跟我舅舅、舅母的关系都非常好，我姥姥也非常疼爱我母亲，所以我母亲的娘家人都极善待我们。

我四个表哥一个表弟都是村中出了名的淘气包，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去外面跟小朋友们打架，但是，哥五个对我都非常有样，我们从未吵过架，更未打过架，有好东西哥哥们是先让给我的。

舅母家房后有一棵沙果树，一棵海棠果树，每到果子成熟时，我们都爬到树上摘果子，舅母怕我们摔下来，总去树下看着我们。舅母做的饭菜都很好吃，舅母最擅长的是炒土豆丝，土豆是自家园子种的，是叫红苹果名称，土豆的外皮是紫粉色的，土豆开花也是紫色的，很好看，舅母把土豆削皮，切成长长的细细的丝，用大铁锅，烧柴做，喷香。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小的时候，南口前北腰卜村的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冰天雪地，群山一律被白雪覆盖，只露出片片碧绿的青松，雪是厚厚的。寒假结束的时候，我要乘凌晨5点45分从南口前火车站至

深井子的火车回去念书。每到这时，我就舍不得姥姥、舅舅、舅妈、兄弟姐妹们，我总是不爱走，舅母就在凌晨3点多，天还是漆黑漆黑的时候，第一个起床，顶着凛冽的寒风到外面抱柴火，点着大灶坑，煮大米饭，炒土豆丝，那时大米饭连过节都难得吃上一顿，但是舅母却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我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当饭菜的香气飘满房子，舅母就催我们快起床，同时被催起的还有我二表哥、三表哥、四表哥、小弟（那时大表哥已结婚），他们是必须送我上车站的。哥哥弟弟们一骨碌就从火炕上跃起，擦着睡意蒙眬的双眼，吃完饭，开路走。舅母把我的棉胶鞋里垫上松软的苞米叶，鞋事先放在火炕上烤热乎乎的，我们一群孩子还有姨家的一个表哥、一个表弟浩浩荡荡地向火车站进发。南口前火车站离腰卜8里路，道滑，雪深又不通车，我们得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寒风刺骨，刚走出门，风就打透了棉衣，我们一群孩子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路上的积雪被我们踩得咯吱咯吱直响，我们的脚步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到处都是漆黑的一团（那时无路灯），只有借助白雪的反光我们才能看清脚下的路，有时，不知道谁摔倒了，